

# 亡命天涯

原著者 得尔·狄拉

编译者 陈光明

海天出版社

(中国·深圳)

责任编辑:柯继步

装帧设计:龙舟

责任技编:王颖

I106.4  
DL

书 名 亡命天涯

---

原 著 者 得尔·狄拉

编 译 者 陈光明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址:深圳市彩田路海天综合大厦

邮编:518026

印 刷 者 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7

字 数 160(千)字

版 次 1997年2月第一版

印 次 1997年2月第一次

印 数 1—3000册

---

ISBN 7-80615-471-x/I·125

定 价 12.80元

## 第一章 下雪之夜

康理查医生的世界毁灭的那一天，他整天都在奔波，没有休息：从家里到医院、从医院到手术室，就这样东跑西跑，根本没有停下来吃点东西或是喘口气的时间。其实他早就习以为常了，而且一点都不觉得疲倦，虽然那天比往常还要忙碌。

当他钻出计程车，踏上结冰的行人道的时候，康理查终于停了下来，凝视着芝加哥的夜空。风卷起了雪花，飘浮在四周的高楼间。在街灯的映照下，雪花如暗银般无声无情地滑落，眼前的画面令他想起了乔哀斯某个短篇里的一段——里面描写生命是如何像雪花一般地坠落、消溶，一个接一个地滑入死亡，终于变成了回忆。

冰冷而柔软的雪花、轻吻着他的脸、他的手，并且马上就溶化了。它们跟这世界上的其他事物截然不同。它们只能握在手上赏玩片刻，然后立刻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康理查放任自己在这不寻常的忧郁之中。直到好几年后他仍能记得这种感觉，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就在下雪的那天晚上，就在那天晚上他的世界冻结。

康理查强迫自己回到现实，他又开始忙碌起来。他小心翼翼地走过结满薄冰的行人道，到这泥泞不堪又布满盐屑的饭店门口。门口的侍者伶俐活泼地开门行礼，康理查也点头示意，走了进去。一阵温暖的空气马上把他衣服、头发上残余的雪花消

溶得干干净净。他避开了电梯，两步一阶地大步走上楼去。在走进大会客厅之前还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外套。

整个大厅人声嘈杂得让他几乎听不见音乐或是司仪的声音。到处挤满了人，他甚至连在伸展台上走动的模特儿的头顶都看不到。倒是挂在舞台上方的告示牌上的标题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儿童福利基金会。**

一个侍者递了杯香槟到他手里，康理查看都没看他一眼，又原封不动地把那杯酒放回下一个侍者的盘子里。他只是伸长了脖子在人群中环顾着——看来想找到海伦是没指望了。

“理查！”一个低沉的声音大叫，然后一只大手抓住了他的手肘。

他看到了雅各那张涨红、微笑的脸。然后他咳嗽了，因为他突然吸进了一肺的雪茄。雅各是个像只大熊般愉快的温和男子，一个完全推翻外科医生那种自大挑剔而又一丝不苟典型的外科医生。他总是让自己看起来乱七八糟，甚至是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他都可以把长裤穿在过大的小腹之下，因此他每一挺身，就会露出一节肥肉。即使穿着燕尾服，他看起来还是像个水管工人。但是他的同事们却没有人会在意这个：雅各是全国最好的几名小儿外科医生之一，康理查简直不能相信当一双如此巨大的手在细小的病人身上工作时竟能如此优美。

雅各边叼着雪茄边对他说话，但是他的声音完全被人群的噪音吞没了。康理查靠近了些，尽力地听。

“……理查，”雅各说着，边带着康理查走向酒吧那边的另一群外科医生，雪茄的浓烟懒洋洋地浮在他们头上，形成了一块隐约的云。“……奈特只想说服大家到那儿去。”

奈特——一名医疗器材代理商，从那群人中走出来准备去喝点酒，他看见康理查，便停下来，对他送上一根雪茄。奈特行动敏捷，短小精悍，而且很可能是康理查碰过的人里最善于逢迎拍马屁的一个了。

康理查摇摇头，嘴角因为某种嘲弄的愉悦而微微牵动着：“生意做得怎么样？要是医院买下你十部新——”

“不不不……”奈特带着虚假的诚恳瞪大眼睛，同时抬起手在空中挥舞着，好像想擦掉康理查刚才的话：“搭不上线啊，康医生，医疗器材供应可是没什么前景的。”

雅各大笑。

康理查把头向酒吧那边点了一下：“免费请客，啊？”

奈特简捷有力地地点了点头。

“柠檬苏打。”康理查对酒保说，然后他清了清喉咙，用一种足以切断其他人谈话的声音说：“你的那些免费旅行是绝不能骗我出卖自己的灵魂的。”

一阵沉默。所有人都不自在地盯着他。康理查面无表情地拿了他要的饮料，啜了一口，然后他转向那个受了惊的代理商，对他眨了眨眼：“不过万一你弄到了公牛队比赛的门票，奈特，千万别忘了打个电话给我。”

大家爆出了放松的笑声——奈特是笑得最大声的一个，同时他趁机很快地走回那群人之中，并且几乎被一记假想中挥杆而起的高尔夫球打中。这记球是为了不让奈特手上的饮品溅到自己燕尾服前襟的即时反应，挥杆者是大卫，驻院医生之一。

“这是切球，大卫，”康理查对他说，“不可以扭屁股。”

康理查又走了好几步，看到了凯西。她背对着他，正踮着

脚看着伸展台。他很轻易地认出她，因为她正穿着那件她常年穿在身上的旧皮夹克。她微微地转过身来，皱着眉望着这群医生。然而她却没有看到康理查。看到她T恤前襟上“愉悦地死去”的字样，康理查微笑了。凯西拥有医学博士学位，但是她却只能待在实验室而不是手术室里，这一切都只为了她那不妥协的脾气：她拒绝在T恤和皮夹克之外罩上工作服。同时不断地忽视各种实验上的程序，然而她的行为还是被容忍了，因为她确实杰出。康理查喜欢她，喜欢她对自己信念的真诚和热情（例如她那令人不能置信的坦白），也因为他认识她够久了，足以让他知道她锋利的言词和反抗的行为，都不过是为了直接护卫她那颗过于温柔的心。

康理查移到她左侧，伸出手来轻敲她的右肩，再很快地抽回手好让她扭头的时候发现她的右边没人。然而她洞悉了这个诡计，直接飞快地把头扭向左边。她的头发舞动着，当她看到他的时候她吐了口烟，做出一副很郁闷的样子，但她还是没来得及收回唇边那一抹短暂的微笑。

“我真的很高兴你说服我到这里来，理查。”她的声音里透露着酸透了的嘲讽，她随即把目光转回到伸展台，带着一种掩不住的厌恶，“我可以好好挑选一下我的工作服。”

当康理查的视线跟着她转回去的时候，他泛出了一个小小的微笑。因为某些原因，凯西跟医院里的大多数人都相处不来。而她最看不起的就是奈特。打从第一眼开始，她就觉得奈特是个寡廉鲜耻的小人，并且对他毫不假以颜色。

而奈特也因此从来不找凯西作什么主意。

康理查轻轻地拍着她的肩膀：“这也算是个好理由啊，凯

西……更何况你也该到实验室以外的地方走动走动，你的电子显微镜已经快把你烤黑了。”

她扮了个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微笑的鬼脸。

康理查再往前走，在人群中搜索，还是没看到海伦，但是他看到一个好朋友就在几步之遥。

“嗨，理查！”

芝加哥纪念医院的病理学权威尼可斯医生闻声回头。跟康理查一样，他四十多岁，但他看起来还像个男孩，整齐而强壮。他微笑，完美的牙齿闪着白光，和他晒黑的肤色成了明显的对比。尼可斯是个出色的主管，他的热情和精力使得这家原本面临财务危机的医院，摇身一变成为炙手可热的生意。

“理查！”尼可斯从人群中穿出来握住康理查的手，“我刚才看到一个很想认识你的人……”

康理查几乎没有听到尼可斯的话，因为他已经在人群中逮住了海伦。他有点惊讶这怎么会这么难，对他来说，她是人群中最美丽的女人，没有任何人工的修饰，她看起来却比伸展台上的模特儿更耀眼。她穿着一件简单的黑色晚礼服，只有一条珍珠项链，却衬得她的粉颈更白皙，更纤细。她身边围绕了一群对她充满强烈兴趣的男性仰慕者，然而很明显的，她是不能被分享的。她似乎也感受到来自丈夫的注视，于是她扬起头对他微笑。突然间，康理查觉得这空间变暖了，变亮了，变友善了。他阴沉的心情确实抒解了不少，虽然它还是在他心里，像个不速之客，挥之不去。

他不想来的，真的不想。他只想待在家里，跟海伦在一起。而且他打从心底知道，她也是这么想。但是他们还是鼓励对方

出席，他们会愉快地谈到出席的好处，谈到儿童福利基金会是个多么好的组织，谈到那些可能被救助的儿童等等。

尼可斯的声音把他拉了回来。他发觉自己正在被介绍给某人，便直觉地伸出手来。

“康理查。”尼可斯说着，边用手势引介着这两个男人。“亚力。”

康理查和亚力热情地握手。亚力很年轻，三十七八岁而且黝黑，他微笑着。康理查知道他毫无疑问的是个医学博士。这个名字听起来很耳熟，他觉得自己可能在别的医生口中或某本医学期刊上看到或听到过。亚力可能是尼可斯的同事，而且也可能梦想着有那么一天自己可以取代他的位子。

“亚力目前正在替戴文进行关于 RDU90 的实验。”尼可斯加上了一句。

“康医生，”亚力很热切地说，“对不起，我们几天前还通过电话的，关于我转给你的一份切片报告，对不对？”

康理查的记忆响起了警报，他想起自己是在哪里看过这个名字了：一张粉红色的电话留言字条上。他用一种突如其来的关注审视着亚力：“对……三份。看起来好像都是有病的肝脏——”他打住，然后决定什么都不用再多说，以免在尼可斯面前让这个年轻医生出丑，何况也没什么可以证明亚力搞砸了他的研究，很可能只是报告传错了。但是康理查真的也看到了一个病情不轻的肝脏切片，而且光是这星期他就看了三片——事实上，他已经把这件事当成个笑话告诉了所有的同事：你可以整整六个月看不到一个特别的病例，也可以在一个星期里像中了头奖似地碰上半打。上星期是肾结石，这星期则是肝。三个

明显完蛋的肝，三份宣称它们完全正常的切片报告，而这三份报告全都跟亚力的药品研究有关。

亚力的脸上依然挂着微笑，但康理查却注意到这个年轻人的眉宇之间却突然浮起了莫名的紧张。“明天早上我会在研究室，我再拿更完整的资料给你，”亚力看似愉快地建议，“这时间你方便吗？”

康理查点头：“当然。”

亚力迎着康理查的视线好几秒，表情有点僵，然而一转向尼可斯他就软化了：“待会儿见，尼可斯。”

亚力走向人群，康理查盯了他一会儿，然后再度开始搜寻海伦，她已经消失了，他开始慢慢地移向他最后看见她的地方。

尼可斯跟着他，边摸索着自己的口袋，最后他掏出一张票据递给康理查：“先告诉你免得我忘了：我今天下午到车厂去拿那部法拉利了。再一次谢谢你借我的车。”

康理查把票据塞进裤袋：“这次修好了没有？”尼可斯总是买到一些待在车厂里的时间永远比上路还多的什么跑车。

尼可斯愉快地耸耸肩：“走着瞧啰！”

康理查仰起头，发出一声呻吟般的叹息，然后停住，因为他发觉他太太已经站在他的面前。他低下头来吻了她，她抓着他的手，后退了两步，审视着他长满灰白短须的面庞。他看见她眼里关切的痕迹。

“你真漂亮。”尼可斯在她微偏的颊上轻轻吻了一下，以示礼貌。

“嗨，尼可斯。”她礼貌地微笑，但是想着其他事的尼可斯早就把注意又放回康理查身上，和他说话。

“明天下午三时委员会要开会。”

“我会去。”康理查回答。尼可斯向他们各点了点头，转身走进人群。

海伦丝质的晚礼服袖口摩擦着康理查的手掌，他伸手抚触着她柔软的手臂，如此柔软，如此的温暖……

他突然想起了那些雪花，并且感到自己迫不及待地想远离这些人群、这些噪音、这些强光和这些笑声。他只想远离这一切，除了柔软的黑暗和寂静。他看着她，作出一副很不耐烦的样子：“好吧，我见过每一个人了，我们可以走了吧？”

“这可是有点失礼啊，不是吗？”她完全对着他，好像他是这个空间里唯一存在的人。她慢慢地把他的手放在她的唇上吻着，然后再把它放在她的颊上。虽然只是个小动作，可是这里面有太多的爱、太多的忧伤和太多的宽慰。那一瞬间康理查觉得自己可以为她做任何事，甚至快乐地为她死去，在未来的无时无刻里，他真的希望自己能这么做。

为了海伦，他容忍了整个晚餐，最后他开始认真地想，也许留在家里看公牛队比赛搞不好还没有坐在这里听着这些毫无营养的废话有趣。然而他马上修正了自己的想法，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他的太太正被两个研究员左右包抄，在他们发表那些关于他们最近研究的又臭又长的细节的时候，她还得努力做出一副很感兴趣的表情。这同时康理查则被迫聆听这些太太们之间无趣又愚蠢的对话。

“你先生在哪儿上班？”

“我先生在西北医院当整形外科医生……”

“你的衣服真好看……”

“你真的喜欢？我先生说丑得可以动整形手术了……”

经过一小时的疲劳轰炸之后，他看着海伦，把视线轻轻扫向他的手表，无声地说：走吧！

她摇了摇头，轻得几乎看不见。他眨眨眼，抬起头，做了一个生气的小动作，然后回来继续把奇异果姜汁涂在自己盘里的鲑鱼上。

“我就跟我丈夫说，要是他再替别人开刀的话，我们全家都会死光。”一个较年轻的太太这么说，她大概多喝了几杯，说话特别大声，大家都安静下来，“就是那些什么该死的 AIDS 玩意儿，他简直想把全家都拖下水嘛。”

海伦听完这句话，没什么明显的反应，但是康理查看见她眼底温暖的光采黯淡下去。她看着她的丈夫，无声地说：走吧！

“对不起，”她微笑地对所有人说，“我必须把我先生带回家了。”

康理查如获大赦地起身，同时又希望自己这个动作看起来不要那么的“如获大赦”。

走出去的路上，他们经过尼可斯那一桌，当康理查和他的朋友握手的时候，他瞥见亚力在屋子的另一头充满恶意地注视着他。

\* \* \*

在开车回家的途中，康理查才开始觉得轻松起来。雪已经停了，整个城市看起来像是一件发亮的白色珠宝。海伦挨着他，用手指梳着他的头发。能离开那个宴会，他知道她跟他一样高兴。

“你今天晚上真英俊。”海伦说。

“谢谢。”他从倒后镜里看着她，笑了。

她显然把他的笑当成他得意过头了。从倒后镜里，他看见她眼里闪过一丝慧黠的光。“嗯哼，大多数的男人，只要一穿上燕尾服，看起来就像个侍者……”

“那我呢？”他淘气地挑起半边眉毛。

“你看起来更像……一个乐团指挥。”

他在一个红灯停下来，弯过身去，吻了她。

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她推开他，用一种喘不过气来的声音低语：“我们还没到家吧？”

他对她微笑，看到绿灯都快变成黄灯了，他加足马力，像个怪物似地飞驰回家。一路上他和海伦抚触着彼此，亲吻着对方，两个人像孩子似地咯咯大笑。

车子才刚停在大门口，他的传呼机和车上的电话立刻就同时响了起来，他拿起话筒，边和海伦交换了一个无奈的眼神：“我是康理查……”

话筒那头传来丽亚的声音，她是夜班的值班护士之一：“康医生，抱歉这么晚还打扰你，但是普莱斯医生要我打电话给你，他和法拉维医生要动手术，他们很需要你的帮助——”

康理查的身体前倾：“什么时候？”

“就现在，他们碰上一条动脉，情况听起来很麻烦。”

“OK，告诉他们我十分钟后就到。”他放回话筒，给海伦一个抱歉的注视，“普莱斯碰上了麻烦。”

她吻了他，她的手指轻轻地从他的发际滑到他长满了胡子的脸颊。“回家的路上打个电话给我。”她说，一边打开了车门。他等着她走上阶梯走进家门，就在这时候他看见车头灯前捕捉

到的雪花。雪又开始下了，下得又急又猛。她的身影很快就被吞没在一片纷飞的雪白里。

\* \* \*

“救兵来也！”一冲进消毒室，康理查就先把头伸进手术室跟法拉维和普莱斯打个招呼，两个人戴着面罩，看起来都很疲惫，他们跟他眨眨眼。他退回消毒室，开始替自己消毒。法拉维，芝加哥纪念医院的首席驻院医生，从手术室里走出来，告诉他一些情况。法拉维很胖，肤色黝黑，黑眼珠底下永远有和肤色一样黑的眼圈。而今天晚上，他看起来就好像有两个淡紫色的上弦月挂在眼眶下面。

“病人是男性，四十三岁，”法拉维说，精疲力竭地叹了口气，但是对眼前的状况他依然保有高度的关注：“我们一拉开他的胆囊，就开始大量出血了。”

“间歇时间是多少？”康理查问。

法拉维发出一声阴郁的轻哼：“三十六秒。”康理查关注地听着：“我们碰上一条大动脉。”

康理查完成消毒，开始冲洗。“你跟家属谈过了吗？”

法拉维摇摇头：“没有家属。他是个流浪汉。”

法拉维帮康理查穿上手套和面罩，然后两人推开门走进手术室，普莱斯和麻醉师莫那兹正等着他们。执行护士是玛莉，这令康理查宽慰不少，玛莉是全医院最好经验也最老到的消毒护士之一。没有人向他打招呼，这个房间里的紧张几乎是一触即发的，而此刻，所有人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这个正躺在病床上快要流血至死的男人身上。

康理查看到的第一样东西——血；第二样就是那个饱含纤

维，伤痕累累的肝脏；第三样是那个流浪汉。对一个已经四十三岁，又长年在街上讨生活的人而言，他看来实在太健康也太有营养了些——至少不该有这样一个肝。

几乎是一瞬间他就完成了这些观察，他叹了口气，告诉自己这真是跟神秘病肝打交道的星期，尤其这些神秘病肝还跟亚力有关呢。也几乎在同时，他就已经认出了流血的位置，并且想好该怎么处理它。

“好，”他对莫那兹说，“我要上夹板了，他撑得住吗？”

绿色口罩的上方，莫那兹的黑眼珠里闪动着不确定的光芒；“这家伙病得不轻啊！”

康理查又叹了口气。要是再不快上夹板，这个男人必死无疑：“难道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莫那兹也叹了口气：“来吧。”

“玛莉，”他下着指令，眼睛却没向她瞧上一眼，“给我一片夹板。”她把夹板递给他，凭着手上传来夹板的重量，他知道就是那一片。他开始工作，在那些血淋淋的器官之间轻柔而稳定地探测那条受伤的动脉。房间里非常安静，安静得令人不舒服。康理查想也该是纾解一下压力的时候了。

“你先生知道你今天晚上在这里吧？玛莉？”他故作讽刺地问，他身旁的玛莉咯咯地笑了起来。她年纪比他还大，矮胖、结实，而且拘谨，然而在某一次漫长紧张的深夜手术之后，他说：“我们不能像这样再幽会下去了。”她从此就爱上了这句玩笑，现在这已经变成他们之间常开的小玩笑了。

他的手指找到了那个伤口，他把夹板安好。现在所能做的只剩等待了。他指着法拉维和普莱斯，声调突然变得有点奇怪：

“这个肝怎么样？”

法拉维回答：“历史悠久，他大概是个酒鬼吧！”

有些事还是不清楚，顺着那一丝丝怀疑，康理查再问：“有病历纪录吗？”

法拉维的答案正是康理查想的那一个：“一份药物实验检验书上有他的名字——RDU90”。

又是亚力——当然。康理查早就跟普莱斯提过关于RDU90和那些肝的事情。他很快地和普莱斯交换了一个眼神，然后马上转回去察看那条夹好的动脉。血流变缓了，也就是说他们需要处理的出血口只有一个，这使事情变得很容易，容易多了，然后他就可以回家，回到海伦身边。带着一种突如其来的幽默，他又开始逗起玛莉：“玛莉！难道你还没告诉法兰克啊？”法兰克是玛莉的丈夫。康理查对普莱斯眨眨眼，用一种亲昵的语调说：“对我们三更半夜在这里搞的把戏，法兰克可是嫉妒得很呢。”

“你答应过我要先告诉海伦的。”玛莉提醒他。

“不可能，她会伤心的。”康理查抬头看着普莱斯，“他应该会稳定下来，血已经止住了。”他顿了一下：“我们替这个肝作块切片吧！”普莱斯点头同意，他转向玛莉：“把它送到楼下，要确定凯西收到。”

另外的切片照例送给亚力，供他研究之用。他很可能再砸锅一次，宣布肝试纸显示一切都很正常。把切片送给凯西并不是正常的标准程序，但是自从康理查收到亚力第一份切片报告开始，他就觉得好像非这么做不可了。倒不是因为他怀疑亚力有意捏造报告——至少，一开头的时候他没这么想——而是他希望某个胜任的人，例如凯西，能帮他确认他认为是不可原谅

的草率的研究成果。当然，凯西平时的例行作业就已经让她忙得焦头烂额了，她可能并没有注意到这些特别的切片；但要是她发现康理查给了她加倍的工作量的时候，她一定会去弄清楚的。

普莱斯抬头，他的表情相当地轻松：“你要留下来等换班吗？理查？”

康理查正准备要离开手术房去清洗：“不！”他笑了，边想着海伦正在家里等着他。“我有约会。”他走进消毒室，把面罩和手套丢进柜子里。他身后的门又开了，他回头，看到还戴着面罩的普莱斯。

“理查！”

康理查转身。

在面罩之下，普莱斯微笑着：“谢了！”

康理查也对他微笑，然后离开。他整个人都在一种愉快的心情里，他告诉自己，能回家，回到海伦身边，真快乐。可是在他心灵深处，却有一种莫名的不舒服正不断地滋长着。在未来的好几个月里，他都试着想弄清楚这种感觉——它的名字叫RDU90。

\* \* \*

电话铃响的时候，海伦还穿着晚礼服，里着一条阿富汗丝巾，坐在楼下看书。

电话铃响打破了房里厚重寂静的空气。她微笑着拿起了话筒，当她听见康理查愉悦的声音，她笑得更深了。

“嗨！我再过五分钟就到家了。”

“很快嘛！你帮上普莱斯的忙了吗？”

“嗯……一条血流成河的大动脉，但是很快就控制住了。剩下的他应该可以应付。”

“我很高兴一切都还好。”她诱惑地降低音量，“我马上就可以见到你了。”

他没说什么，但是她知道他一定在话筒那头笑了。她挂上电话，扭熄了座地灯，开始往楼上走。

就在楼梯前面，当她正伸手要打开通道灯的时候。一种古怪的恐惧突然向她袭来，她的心跳开始加快，背脊升起一股凉意。她不想这么做的，但她还是回头了。她想她会看到有人站在角落里，什么人就躲在角落的阴影里。

然而她看到的只有一片黑暗。她打开灯，走进卧房，试着甩掉那种不断滋生的恐惧。她提醒自己：理查马上就要回来了，这种感觉马上就会过去了。她走进衣帽间，扭开灯，在炽热的白光下，她想先换衣服……

不。还是等理查回来，让他帮我换吧！她对自己的念头微笑了一下，习惯性地伸手关上衣帽间的门，理查老是让它开着。

接下来的事发生得太快，快得让她无法理解，甚至无法反应。

有什么东西在动……很不清楚……是一只手……一只手从一堆挂着的衣服中间伸出来，抓住了她的脖子。那只手的力量来得太快太猛，她几乎没办法呼吸。她并不觉得恐惧：肾上腺素的急剧分泌所造成的反应，绝不是任何所谓的情绪所能界分的。她的身体立刻觉得冰冷，又变成火热，她的脉动带着一种电击的力量直下她的脊椎，击断了她所有的思考、所有的理智。

那只手挤压着，压迫着她的气管。她颈上的珍珠项链一颗